

《世纪抉择》纪实文学丛书

祸变起萧墙

国共首次分裂纪实

■ 陆文海 等/著



作家出版社

I 25
689

99512

《世界抉择》纪实丛书之第二部



祸变起萧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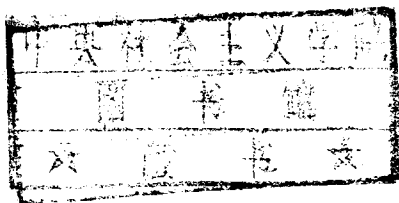
——国共首次分裂纪实

陆文海 蔡向东

陈燕波 王学东

郝振耀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祸变起萧墙：国共首次分裂纪实/陆文海等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8.1

(世纪抉择纪实文学丛书)

ISBN 7-5063-1348-0

I. 祸… II. 陆…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775 号

祸变起萧墙——国共首次分裂纪实

作者：陆文海 等

责任编辑：那 耘

装帧设计：康笑宇工作室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二二〇七工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341 千

印张：13.75

插页：4

印数：001—10100

版次：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48-0/I·1336

定价：20.50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总 序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给后来人以借鉴和启示;历史是一把尺子,它公正地衡量出每个阶级、每个政党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产生出众多的政党,它们的兴衰成败,无不取决于历史的抉择。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共两党伴随着这种历史巨变,曾经进行过长期复杂的较量与斗争。这场包容着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民心的波澜壮阔的较量,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条主线,在几代人心留下深深的印痕。

孙中山先生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是本世纪初中国新思想和新兴政治力量的代表,得到人民的拥护,把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高潮,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后不久,中国出现了一支崭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以无产阶级政党的面貌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中国进入了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党并存和较量的时期。两党之间的合作与对抗,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历史演变。历史对这两大政党的抉择,这是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抉择。

在20年代,国共两党尽管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但两党都

致力于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完成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统一的历史任务。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有着共同的政治目标。于是,国共两党于1924年初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从而形成了各革命阶级的大联合和统一战线,中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胜利。

然而,就在两党合作的国民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实行“清党分共”,血腥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把国民党蜕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的政治代表,在全国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导致国共合作破裂,国共两党的关系由战友变成了仇敌,由合作变成了对抗。

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反革命屠杀所吓倒,他们毅然拿起刀枪,发动一系列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共产党经过艰难卓绝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地区不断扩大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土地革命战争得到了迅速发展。

面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政权的发展壮大,蒋介石国民党极度恐慌,极度仇视,先后发动多次“围剿”,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共产党奋起反击,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四次“围剿”。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由于共产党内错误路线的干扰,导致失败,被迫长征。在长征途中,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自身的错误,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当此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共两党面对日本灭亡中国的危险,只有重新携起手来,实行民族抗战,才能拯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共产党在处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以民族大义为重,捐弃前嫌,拥蒋抗日;国民党被迫放弃“攘外必先

安内”的卖国政策,停止内战。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由此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八年抗战中,由于实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一退再退,节节失利,丢失了大片国土。而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坚持团结抗战,大量消耗了侵华日军,成了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奠定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在此期间,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一方面要坚持抗击日寇,一方面又要粉碎国民党顽军制造的磨擦,维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中国共产党人,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历史作用。

日本侵略者投降前夕,国共两党从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各自提出了建设新国家的主张。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蒋介石顽固坚持反共独裁政策,在美国的支持下,调集重兵,气势汹汹地向解放区实施全面进攻,企图在3个月内消灭共产党。至此,国共合作再度破例裂,全面内战爆发,国共两党进入了关系到中国命运前途的决战时刻。

在历史抉择的最后关头,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一党专政,遭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随着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国民党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逐步变被动为主动,特别是发挥了高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接连实施大的战役,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越战越猛,仅用3年时间就把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岛,夺取了全国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纵观国共两党关系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国民党的分崩离析和最后溃败,共产党的由弱到强和最终胜利,都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一个由人民抉择、社会抉择、历史抉择的过程。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就是结论。

正如江泽民总书记所说：“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是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做出的正确选择。”每当中华民族处在紧要关头，每当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共产党总是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总是代表着社会进步力量，总是肩负着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历史理所当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有鉴于此，这套丛书定名为《世纪抉择》。丛书以军事斗争为主线，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反映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变化。丛书严格坚持真实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原则，对所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皆以权威性公开出版物为准，并广泛吸收近年来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这套丛书从组织写作到定稿，历时两年半。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许多历史人物，请教了许多专家学者。但因水平有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丛书引用了一些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得到了军事科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的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一九九七年七月

目 录

总 序	(1)
-----------	-----

第一章 尸骨未寒 戴季陶背叛孙中山	(1)
势不两立 西山派开除共产党	

1.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

2. 戴季陶挺身而出

3. 困惑中的共产党

4. “廖案风波”

5. 灵柩前的背叛

6. 结束, 还是开始?

第二章 中山舰事件 李之龙无端蒙难	(64)
整理党务案 蒋介石篡夺大权	

1. 分水岭上

2. “手上有兵为什么不干?”

3. 海军局长蒙难

4. 凌晨, 戒严令下达

5. 最早的清党

6. 妥协还是斗争?

7. 羽翼还未丰满

8. 第三次大让步

第三章 群雄争霸 搅乱锦绣中华 (132)
兴师北伐 横扫祸国军阀

1. 你方唱罢我登场

2. “今年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

3. 唐生智没了退路

4. 先遣入湘小试牛刀

5. 誓师台搭反了

6. “这个长官是不是疯了?”

7. 吴秀才“大意失荆州”

8. 桥头上挂着九个滴血的人头

9. 武昌城上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10. 蒋介石两次要自杀

11. 孙大帅天津“拜山”

12. 冯玉祥东山再起

第四章 工人起义杀声急 白崇禧冷眼旁观 (239)
农民运动呼声烈 毛泽东展露雄才

1. 工人的血没有白流

2. 血溅上海滩

3. 紧锣密鼓筹起义

4. 鲜血染红了旗帜

5. 星星之火

6. 铁血中初试锋芒

7. 斩断害群之马的狂蹄

8. 草鞋踏遍泥泞路
9. 敲掉土豪劣绅的毒牙

第五章 争执迁都 赣鄂反目相向 (298)

一致清党 沪粤密谋分共

1. 迁都之争
2. 党权,军权
3. 血腥交易
4. 特别通行证
5. 两广来客
6. “共同奋斗”
7. 珠江饮泪
8. 血海中的典礼

第六章 宁汉对峙 冯玉祥赴会徐州 (355)

国共分离 汪精卫叛变革命

1. 前门驱虎,后门迎狼
2. 宁汉对峙
3. 困境中的武汉政权
4. 叶师长勇斗夏斗寅
5. “马日事变”
6. 朱培德“礼送”共产党
7. 罗易泄露天机
8. 冯玉祥赴会徐州
9. 汪精卫大反叛

第一章 尸骨未寒 戴季陶背叛孙中山 势不两立 西山派开除共产党

为谋国家统一，孙中山只身北上，不幸病逝京城。

出人意料，孙中山尸骨未寒，率先起来反对他的联俄容共政策却是他的亲信戴季陶。于是，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新右派之间，一场笔战爆发了。笔战之后是枪战。在广州，右派分子收买了刺客，左派领袖廖仲恺在枪声中倒下了。随之而来的，是汪精卫、蒋介石对右派实行大清洗。被清洗的右派仓皇出逃，齐集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在这里，他们召开会议，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汪精卫和共产派，左派、共产派岂肯示弱，他们以牙还牙，口诛笔伐一通之后，在国民党“二大”上对右派做出了组织处理。

失去孙中山的国民党可真是“热闹”极了。

1.“我遗下的是国民党”

1925年3月初的北京，天气已逐渐转暖，但初春的暖意又无力将冬寒完全赶尽。正是“乍暖还寒时候”。

位于东城的铁狮子胡同5号，这些天人来人往，进进出出，显得很繁忙。但来往人员又都蹑手蹑脚，轻声细语，所以，人虽多，可并不喧闹。显然，这里就要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

这里本是外交家顾维钧的住宅，现在是孙中山临时设置的行辕。

在正房的一间屋子里，孙中山躺在床上。他的脸略显浮肿，眼睛无神地睁着，本是花白的头发现在几乎全白了，稀稀落落的，因为久不修剪，长得长长的。他这次发病算来已有3个来月，西医、中医都已看过，前些日子还在协和医院做了手术，但一直不见好转。尤其近些天来，不思饮食，也不觉饿，全身乏力，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似乎这个身体已经不属于他自己。凭着早年多年行医的经验，孙中山知道自己一定是得了不治之症，留在人世的时间不会太长了。

对于死，孙中山倒并不害怕。20多年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时间都在反动政府的通缉中度过，死对他来说，是早已相识的老朋友，早就相处惯了。可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让他离开人世，他怎么能够瞑目呢。

外面刮起了风，“呼呼”作响。天空阴沉沉的。虽然身上盖着棉被，屋里点着火炉，孙中山还是感到一阵阵发冷。护士过来给他掖了掖被角，又把炉火捅旺。渐渐地，他不再感觉冷，心情也平静下来。这时，他感到自己的神智异常清醒，一生的经历，桩桩件件，

纷纷在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来，似乎都来向他做最后的诀别。他的思绪首先飞向南方，飞向广东。那里是他的故乡，也是他最后的寄托所在。

“南海滨，珠江畔，槟榔山脚下，那个叫做翠亨的小山村，59年前，我就出生在她的怀抱里。从那里往北120公里就是广州——我的革命大本营所在地。从翠亨村到今天的广州，这59年里我所走过的路是多么的曲折而又漫长啊！从青年时起就痛感中国积弱，面临亡国灭种被瓜分的危险，就认定祸国的根源在清朝专制政府，就立志要：‘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将倾’。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奋斗，到1912年，终于推翻了清帝，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胜利只是昙花一现。几乎还没等看清她是什么模样，她就离我而去了。辛亥年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一扫而光，中华民国被北洋军阀窃夺，只剩下一块假招牌。最终的结果，‘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从1913年算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也又已进行了10多年。二次革命、护国战争、第一次护法、第二次护法，说起来叫人痛心，没有一次不是有头无尾，有始无终，以失败而告结束。

“去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把持的北京政府，发电邀请我来京共商国是。这次北上来京，本想借这个机会，促成召开国民会议，以打破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统治，用和平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真正的民国。没想到，行至半途，就传来消息，北京政权又已落入皖系老军阀段祺瑞之手。段祺瑞重新上台后，立即向外国列强表示要‘外崇国信’，尊重以前所订的不平等条约，还提出召开由军阀、官僚、政客组成的‘善后会议’，以取代国民会议。段祺瑞这些人，如此害怕列强，还不是怕失去个人的地位和权势。为了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大局，真是可恶！多次尝试，

尤其是这次尝试的结局表明,想和平统一全国,和平建成真正民国是不可能了,以后只能寄希望于从广东北伐。最后一次机会失去了,此行的期望看来又成了泡影。

“遗憾的是,以上这些,都还算不上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最令人痛心,让人简直无法接受的,是这次北上,目的没有达到,却中途发病。治疗了几个月,只见加重,不见转好,看样子十有八九要就此告别人世。这次来京,以一个革命党首领只身深入北洋军阀的老巢,本来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万万没想到,现在不死于军阀之手,不死于帝国主义之手,却要死于病魔之手。回顾一生,为国为民,出生入死,奔波流离,历尽坎坷,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可到头来几乎一事无成,怎能叫人甘心!怎能叫人不痛心!杜甫有诗咏诸葛亮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不想今天成了我孙文的写照!

“不过,统观一生,毕竟也不能说上帝对我孙文完全无情。诚然,就我一生来说,奋斗几十年,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民主义’的革命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这是不能死而无憾的。但是,毕竟上帝是仁慈的。毕竟在晚年,我找到了一条通往这些目标的道路,找到了一套实现这些目标的办法。我把这条道路、这套办法传给后人,只要他们照着一直走下去、做下去,相信成功是不会太远的。这条道路、这套办法,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以俄为师,以俄国革命为模范,学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法。俄国革命,其发动晚于中国革命6年,其成功却早于中国革命,究其原因,就在于俄国革命党有一条正确的路子,有一套见效的办法,而中国革命党却没有。所以,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学习这条路子、这套办法。

“俄国革命的经验固然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是他们建党有方,以党治国。他们的党思想统一,组织周密,纪律严明,成千上万

个党员结合成一个有机体,像一部机器一样运转自如。所以,他们有力量将自己的主义贯彻到全国。反观中国改组以前的国民党,成份鱼龙混杂,思想五花八门,组织形同虚设,纪律更谈不上。党弄成这个样子,成了一盘散沙,自然没有能力将革命的主张贯彻到底。所以,以前历次斗争总是借重于少量会党分子、军队甚至军阀,起初也很猛烈,但结果却总是妥协,总是半途而废,原因就在于党软弱涣散,不足以依靠。这次以俄为师,将革命重新做过,就是要消除妥协,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打倒军阀,打倒军阀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真正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富强。开头第一件事,也是最根本的一件事,就是以俄国党为榜样,改组国民党,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政党,然后再用这个党的力量来改造国家。就是要以党建国,将革命立在党上,立在党自身力量的基础上。

“中国革命想成功,想避免重蹈以前的覆辙,除了以俄为师,学习俄国的革命办法外,别无它途。这一点,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可惜,这么明显的道理,竟不能被国民党多数老同志所接受。这些老党员,现在有的倾心做官,将入党视为做官的终南捷径;有的竟逞兵作乱,蜕变得跟军阀一般无二;有的消极颓唐,不问政事;有的瞻前顾后,怕这怕那。他们怕外国列强,怕军阀,怕工农运动,这也怕,那也怕,什么都怕,这还谈什么革命!这些人落伍了,指望他们来推行激烈的俄式革命,肯定是不行的。国民党老了,暮气沉沉。需要给他输血,需要给他注入新生力量。天无绝人之路。正需要新生力量的时候,新生力量就找上门来了。这股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由一批雷厉风行的年轻人组成,他们年轻,有朝气,有闯劲,而且有坚定的主张,明确的思想,也很能办事。在以俄为师方面,他们还是先进。他们组党,完全依照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方法进行,所以,他们的党凝聚力强,战斗力强。成立伊始,已在

工农运动方面做出很好的成绩,影响及于全国。他们虽然信奉共产主义,但同时也认定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求得国家的独立与统一,所以,同意加入国民党来帮助我进行国民革命。作为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他们的加入,对于国民党联俄也有助益。

“国共合作,这件事情去年1月在广州已经做成。去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吸收了一批新生力量,淘汰了一批不良分子,刷新了组织,又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拟定了政纲,国民党从此焕然一新,重又获得了生机和活力。这真是大快人心!这实在是本人晚年一大快事!”想到这里,孙中山的嘴角显出微笑,觉得外面本来阴沉的天空仿佛一下子明亮了许多。“这个新生的国民党是我最宝贵的遗产。他是我的产儿,是我心血的结晶,是我毕生事业的继承人。有了他,革命就有了希望。

“联俄容共,改组国民党,实践证明,这件事情做得对,做得及时,这一步迈得对头。这一年多来,国民党的组织得到了多么大的发展啊!党部在全国多数地区建立起来了,党员数量成倍增长。新入党的是些上进的青年,是工人、农民、学生,而不像从前,尽是一些官僚、政客。有了苏联的帮助,黄埔军校建立起来了,党军也已经有了个雏形。广东的工农民众们发动起来了,都来支持国民革命。有了这些做依靠,广州商团的叛乱虽有英国人做靠山,竟也被镇压下去了。近来的东征,看来进展也很顺利。这都是改组的结果,是联俄容共的结果。这期间大量的工作是苏联顾问,是共产党人在做,应该说,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是他们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的参加,想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这么大的成绩,是断然不可能的!现在国民党还没能统一广东,但照现在这样干下去,发展下去,要不了多久,必能统一全国。从广东走向全国,道路我已经找到,已经指引出来了。也许不久的将来,国民党中央

就能从广州迁来北京,国民政府就能在北京执政。只是,这一天我一定是见不到了。”

思绪回到北京,孙中山的心情也由热烈转趋冷静。他睁开眼环顾这间空荡荡的大屋子。这时,从隔壁的客厅里隐约传来一些人压低了嗓音的说话声。他知道,那里有他的苏联顾问鲍罗廷,有他的夫人宋庆龄、公子孙科,有他这次北上的中文秘书汪精卫、日文秘书戴季陶、英文秘书陈友仁,有从各地专程赶来探望他病情的国民党干部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石青阳、林森、邹鲁、邵元冲、张继、张静江等。其中,那个略显尖锐的女声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此外,还有共产党人李大钊、张国焘、林伯渠等,他们现在也是国民党的的高级干部。他想,这些人大概正在商量为他办丧事。

“这些人今天为了给我办丧事而坐在一起,我死之后,他们还能在一起共事吗?他们当中可有不少是反对我联俄容共的呀!去年‘一大’开会时,正值列宁逝世,当时我在会上说,列宁虽然去世,但他的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他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他的身体虽不在,他的精神却仍在。我希望改组后的国民党能像俄国革命党一样巩固、坚强,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负责,使党不要因我个人而有所兴废,就像列宁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那时自然没想到这么快我就要离开国民党而去,更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我的讖言。只是,我这最后的希望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呢?”

随着这个问题涌上心头,一种深深的忧虑攫住了孙中山。他感到体内一阵隐痛正悄悄地向他袭来。

“国民党还是涣散,还是太涣散啊!离俄国党的榜样还差得太远!党内能理解我的全部思想,坚决照我的意思办事的又有几个呢?现在说也就是廖仲恺、何香凝夫妇,还有庆龄等少数几个人吧。冯自由、谢持、张继、邓泽如,这些人都追随我革命多年,这次竟根本反对我改组。冯自由竟还跟我闹分裂、闹对立,为表示反对